

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
劉 雷 謂 王 漢

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

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三輯

沈雲龍 主編

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

馬伯援著

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我所知道的
民國軍與黨史合作
著 馬伯援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天下為公

伯援兄屬

孫文



民國三十三年仲夏
丁巳年九月廿二日

而風不絕々有主事
此君相手竟無文策
他日再逢汝在方城
漢中間也

伯叔光叔之

章炳麟書

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廿九日

之印并故時同此內字題生在山中西齋

名延烟，歷任各大鐵路局長）是全國聞名的兩個最好最有成績的鐵路局長，是大家公認的兩個最可以作模範的公務員。

他們弟兄都深信：民生主義需要發達國家資本，發達國家資本需要國有國營事業能夠辦得好。他們做鐵路局長，都會盡最大的努力把國營事業辦的好。

伯莊近來曾寫一篇「京滬三年」，——也收在「存稿」裏——這是一個理想的實驗紀錄，我讀了會很受感動。

伯莊的興趣本來是很廣泛的。他還愛寫舊詩，愛讀文藝美術的書。「存稿」裏收有他談文藝的文字（丁集），和他的詩草（戊集）。他的詩往往可以發揮他一生負責任苦幹的人生觀。他的朋友胡位炎寄詩有「辛苦窮年終是妄」一句，伯莊答詩說：

……萬物各有性，甘帶或勝蜜。

窮年辛苦人，栖栖頗自適。……

古有大禹者，其妄更莫敵。……

天地平成易，此恨究莫釋。……

我很歡喜這種見解。宋人朱希真有兩句詞：

誰閑如老子，

不肯作神仙。

我會套這兩句，改作我自己深夜工作時的口號：

有誰忙似我，

不肯作神仙。

伯援仁兄先生惠存

十五、三六、



弟馮玉祥敬啟

(二)
時假處
影小之

伯
推
回
春
惠
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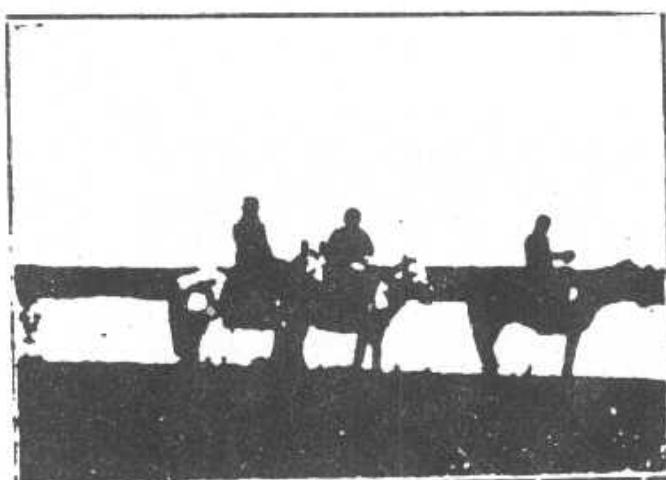


馮玉祥致
伯
推
一
九
三
年
六
月

三
七
二
九
零
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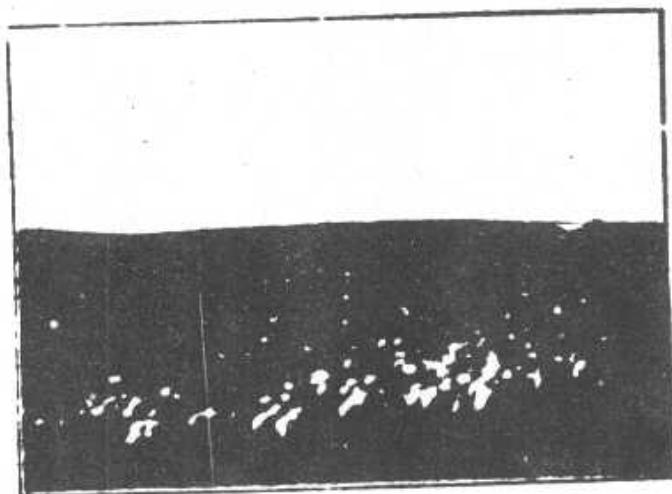
影攝古袋歷遊

見書本第十三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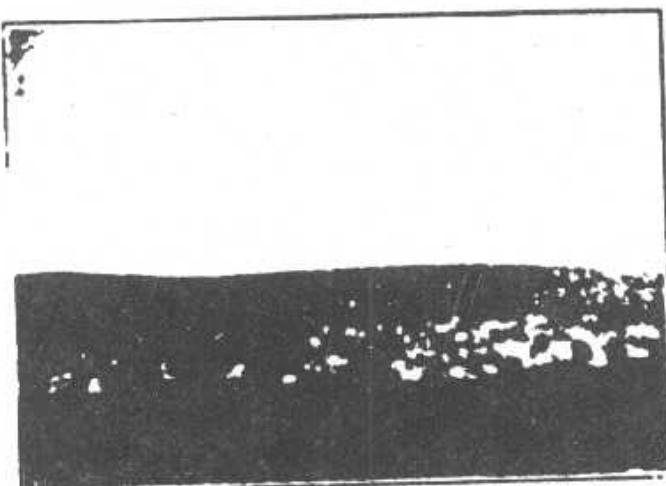


蒙古三友沈道甫胡石光
故雲秦均當時有志青年
引導吾人旅行内地者

蒙古夕陽西下
時羊羣歸來圖



晚間羊羣返眠圖



影城古文選

第十三回

卷之三



今本第十二回



卷之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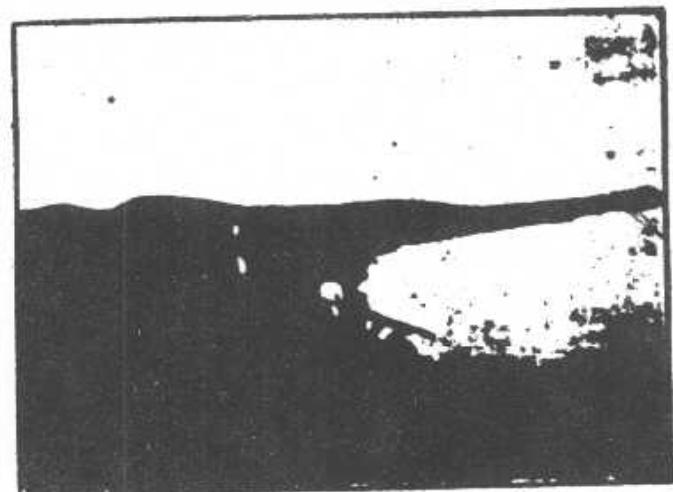


遊歷蒙古影攝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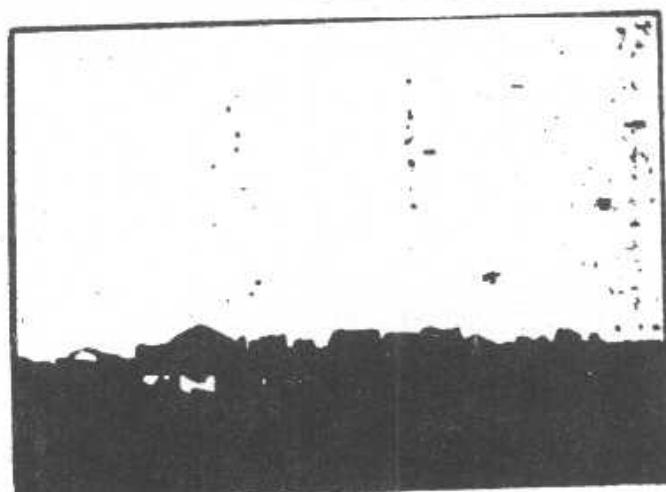
見本書第十三頁



旅行蒙古時記者自駕駛車之攝影前輪車保蒙古之引路人



庫車不能渡過河時山地
方土人分別設法渡河之
攝影



蒙古包夜間排列狀況

遊歷安溪古蹟影錄

金方包於塔蓋未完舊
之碑至此即令人追憶
時往也



西天目山石室



西天目山石室
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
攝於日本所留寫真

見本書第四十一面



蘇江之戰勝負白鵝馬場的四捷會於西

一、其

五一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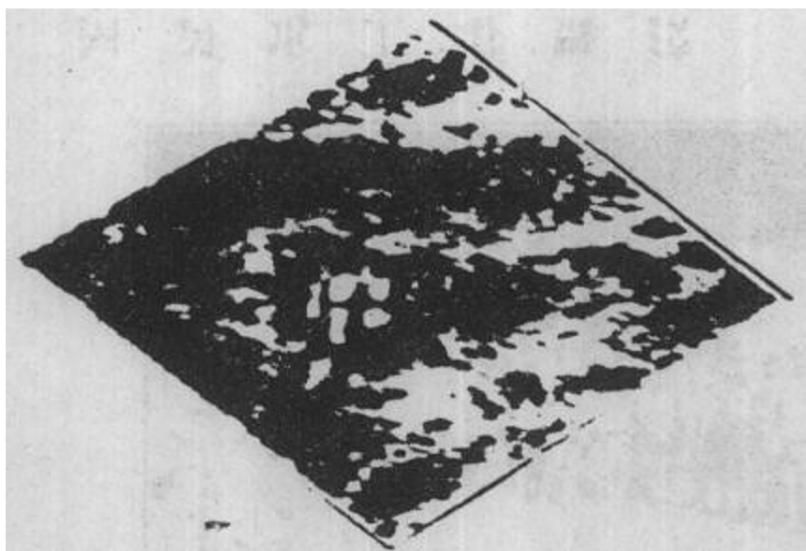
列曰北方軍閥肆虐日甚誰能安本寧
國決意痛快籌備此伐頭號大將軍
時城山

者罕有能中原共之困難打倒中國主
義完成國民革命前有樹立羣眾之努
力而傷牛猶尊重有責任為人極其犯之
者不盡其餘力焉若而達城清

勑令 國民政府委員會

中華民國二年四月一日

見本書第七十一面



山東省文書考収集記念會

二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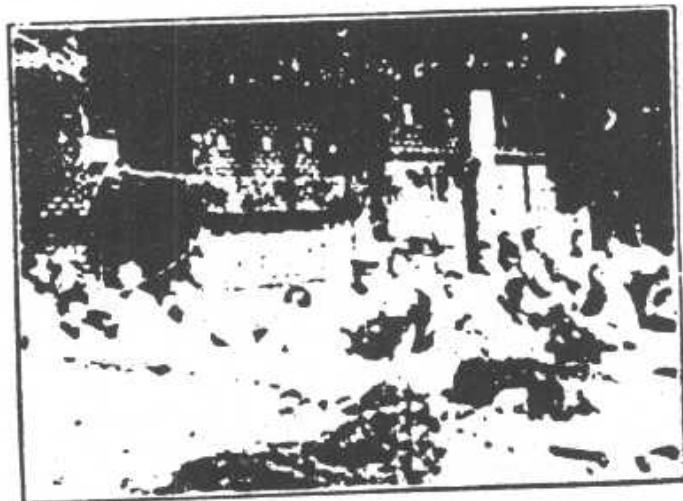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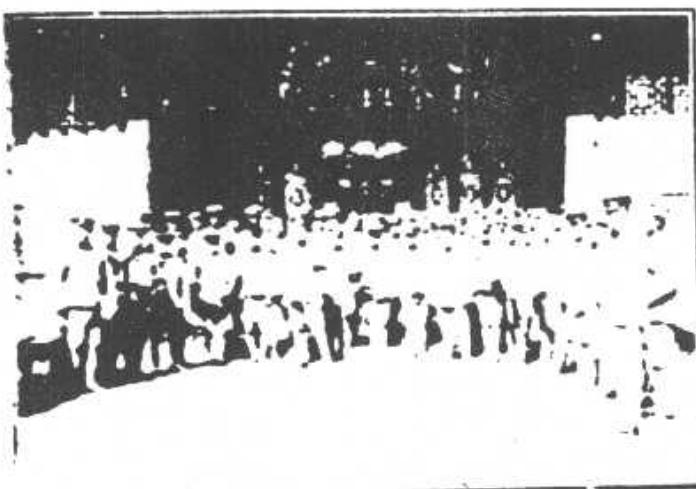
地厚さ三に於て手取川河の冲積
地を後続して北上する現象、重慶市里
者にて有字石碑之跡略考後此年
延々

現全貌其間文書本一四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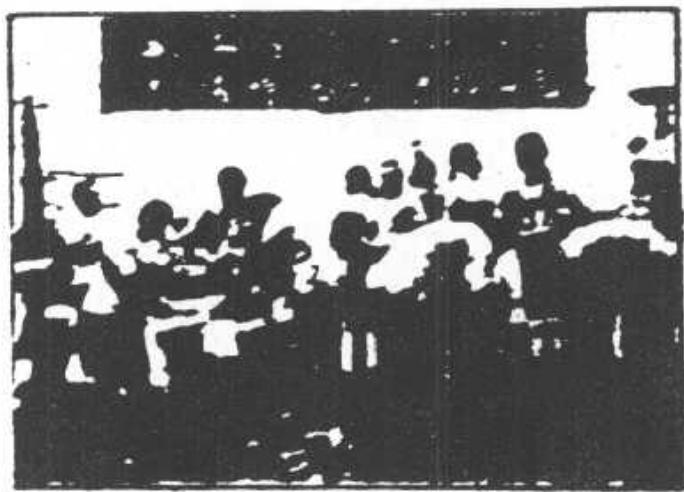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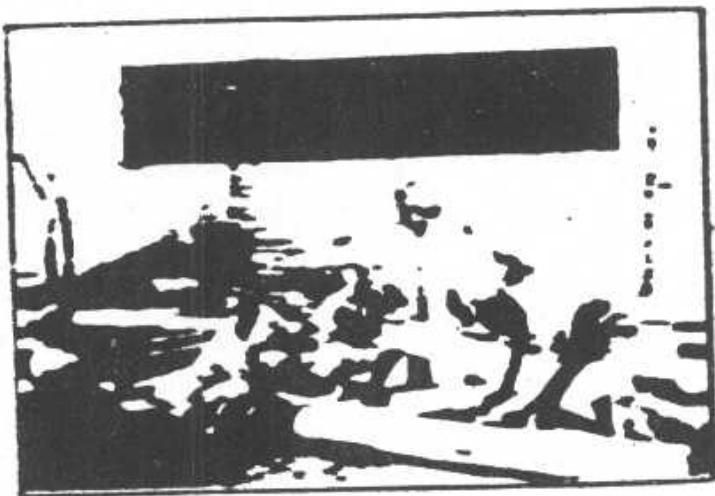
其の主導は元年春、其後又續
考論、

著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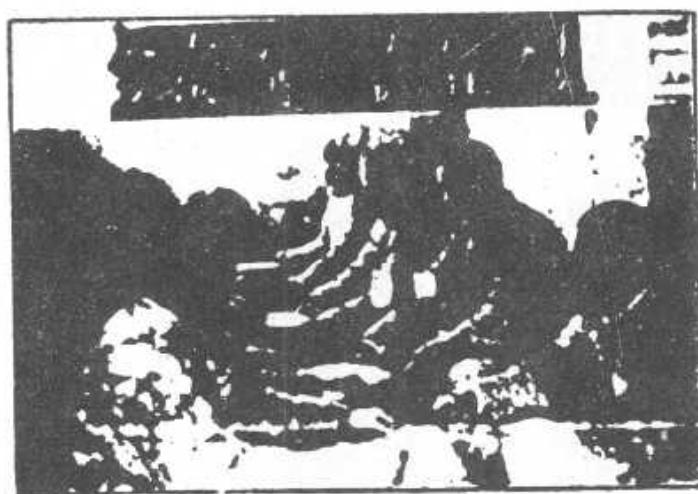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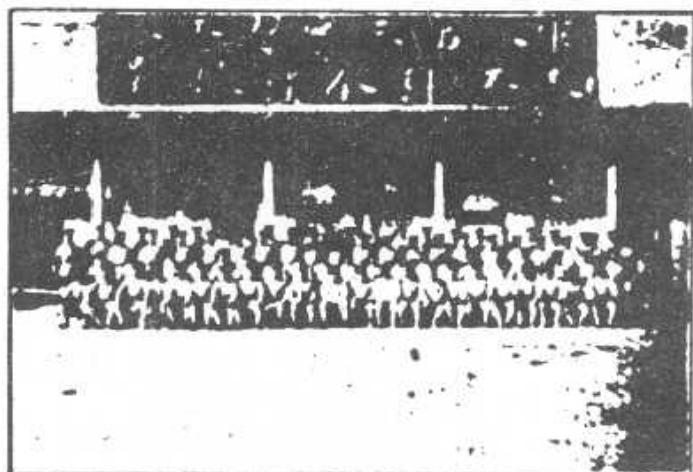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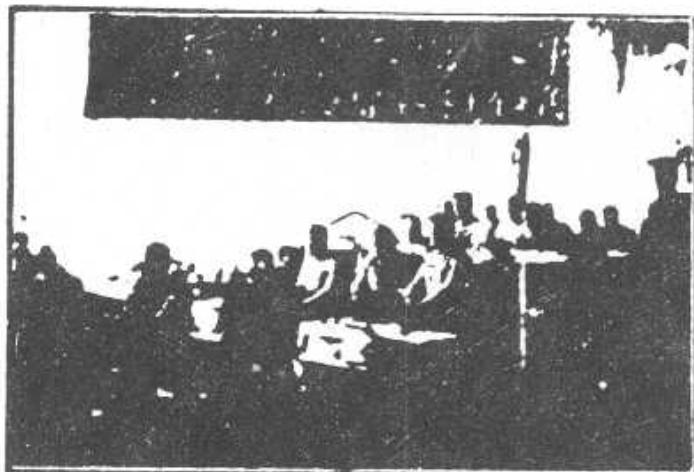
國 民 年 工 作 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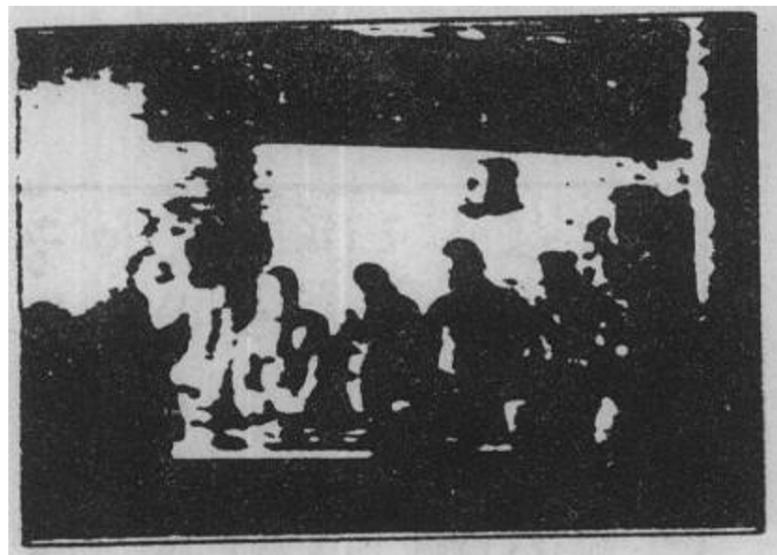
國民軍工作攝影



國軍工作攝影



國民軍工作影集



床 次 竹 二 卽

此為我軍在大同之處之所
或面於壁上題寫其名字以表記地

見本書第一百〇八圖

少平山歷覽古今圖書卷之三

少平山者，蓋二萬不得志，南歸日軍，而被擄至漢東城，
精忠堂日軍所居。有學生不入南歸，投後而避匿者，其
者由此看來，可謂中國一犯者。於是以丁巳（清光緒三十
年）歲次己未夏，由濟南至漢東城，訪尋舊蹟，以記之。
聞魏王行視之，子房甚不以爲然，惟其後人遺也。其後
所訪，則校人所乘，故知其內，中無矣。直下漢王城，
之無上處，已封九郡，可勢迫漢室。中央，平定之，即
漢王之流亡，猶物主方略也。其後，則留給力於應州，
漢王之退於濟南及於漢州，則於此亦必也。濟南
之北，則有高麗及於漢州，則於此亦必也。濟南
之北，則有高麗及於漢州，則於此亦必也。

卷首自語

馮玉祥自河南戰敗，退居山西，迄今已一年矣。在此一年中，無論其爲新聞，爲雜志，爲演說，凡稱引馮氏姓名之處，不謂之曰逆，則謂之曰賊，毒舌惡口，不稍顧慮，此蓋人類窮點之大暴露，於事實無輕重也。前清季世，東宮係以矢手可熟之勢，炫燿中外，攀龍附鳳之徒，不拜其門下，即廟瓦草席；及西后暴死，宣統繼立，攝政王屬慈禧氏，臨行之際，往車站相送者，惟殿廬生一人。孫中山乃今日所謂國父，其尊崇無以復加者，當其革命之初，奸友盡敗，莫敢與之往來，及辛亥革命成功，還爲總統，歌功頌德者，則滅絕於是；及二次失敗，亡命海外，歌頌之聲，一變而爲咒罵。所謂之曰亂黨，或呼之曰大砲，及民六護法，駐節廣東，前之以亂黨及大砲相咒罵者，又稱爲先生，爲大元帥，爲總統，咒罵惟恐其不盡，歌頌亦惟恐其不盡，諸所謂「人情有的，物情極的」，真可爲此輩寓所矣。嗚呼！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，又豈獨有是哉！一氏受此遺憾而已哉！斯舉

漢賊，當其稱孤道寡之日，頌揚功績者則有漢學大家楊雄其人。張少帥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代，乃國民黨之目標，經一番拉攏，而為之介紹革命歷史者，則有蔣國某元老其人。轟歌頌以圖仕進，借革命以應附，所謂真理，所謂正義，竟安在乎耶？昔者吾師，嘗有「天下英雄原無二，忙煞世間肉眼皮」之言，可謂要言不煩，道盡一切。馮氏之被禦為逆為賊，亦其一例而已。余也置身局外，與世無涉，本不願率爾出言，致滋世慮。惟念國人之為蒼蠅為應聲蟲者太多，附和炎勢，滅絕正義，得勢者則抑之惟恐其不恭，失勢者則非之惟恐其不烈，所謂「好而知其惡，憎而知其美」者，千百中難得一二，國是因以日非，國事因以日紊。是以不得不以是非之心，毅然將馮氏近年與國民黨合作之真相，向國人宣佈。所有事實，均有記者親身閱歷之事蹟，與親手紀載之日記，以為根據，絕無絲毫成見，直筆而書，固未敢比乎畫狐之信史；是然後言，庶幾不以革命為庶罔爾。

伯揆於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

著於日本信州別所旅次

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目次

(一) 為什麼稱牠為國民軍.....	一
(二) 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倒段.....	五
(三) 杭州會議席上之十六混成旅.....	七
(四) 便道赴陝說馮將軍.....	一〇
(五) 國民軍倒幕與誤裁過宮.....	一六
(六) 二次奉命說馮胡.....	二九
(七) 中央革命與總理北上.....	三五
(八) 孫中山先生死後之國民軍.....	五一
(九) 三次代表高玉祥赴粵說明國民軍之近況.....	五七
(十) 九一七五原督師後之國民軍.....	七七
(十一) 國民軍對於國民黨之殊助.....	九三

(十一) 國民政府公報之編成	一〇九
(十二) 舉行徵收之國政算	一一七
(十四) 舉行社會之國政算	一三七
(十五) 註冊	一六五
(十六) 註冊政二年總司令招公債償書行錄	一六九

我所知道的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史

(一) 為什麼稱牠為國民軍

談到中國國民黨，必談孫中山先生，因為中國國民黨，是中山先生創立的。我們現在所有的黨，乃總理的遺產，故談到國民黨，必聯想到中山先生。

說到國民軍呢！雖說有一軍二軍三軍四軍五軍之別，但最有力的，是一軍，創造一軍的主要人物，是馮玉祥將軍。馮之革命歷史，據他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七日，就國民軍總司令時宣言中所述，他的革命思想，是受了庚子八國聯軍的刺激，他的革命工作，是因爲響應武昌革命，同吳之江李鳴鶴張樹聲等復辟王金銘在陝西平亂，起兵於豫州。

我們試就他的思想和工作來一爲證實，便知道馮將軍是個無與獨兒，革命志士，見義勇為，富仁不讓的實行家。時在覺得國安危了，經學識了，做有理想，抱懷不顧身，自動的向革命大道上走。無論教訓凡能成任何方面革命團體，是說

產生何等關係，皆不計及。這樣的革命，是何等豪傑，何等痛快，值得我們追念的。

民國十三年，中央革命，赫然頭角。國民軍之革命史跡，赫然於天下。後來五原誓師，正式就了國民政府所委的國民軍總司令。我以為過去的國民軍，如稱之為十六混成旅，十一師，西北軍等等，均不如國民軍三個字，為更光榮，為更有價值。

何以故呢？國民軍的組織，不僅戰克攻取，盡了軍人的天職，而且築路修堤，及作其他種種勞動事業，盡了國民的義務。如民國十一年，於陝西各營部都督設工廠，十六年即出清關，為人民耕田割麥，皆其例也。茲為說明往事，附照片數枚外，並節錄記者民國十一年在陝西督軍公署演講詞一段，以資參證。

「伯援此次來陝，途中受了許多辛苦，前到臨潼，蒙張之江旅長竭誠招待，精神上的慰快，已到了極點。昨日安抵此間，今晨得參觀諸君的大演習，及第一第二各工廠，我的精神，益發奮發，覺得救中國之危亡，十一師負有重大

責任。何以言之，軍人天職，不外（一）不時勤苦操練，精研學問，獎勵奮民。
（二）戰時殺敵致果，奮不顧身，為國除害。諸君既無能力，但授課未報報
，但以諸君之步伐整齊，訓練有素，精神貫注之今晨大演習推之，則知諸君不
時戰時之責任，已完全盡了，足為軍人模範。

又參觀工廠，知諸君本勞工主義，每日於操兵上課後四小時外，又作工五
小時，修築道路，以利行人，（長安城內馬路，漕湖至西安汽車路三百餘里，
皆為軍修築。）建築營署，而便辦公。（憑督以舊有營署不適於辦公，另委新
營署於舊農城，地面寬廣，房宇整齊，廳房敞朗，然若鋪造此三百餘里，非數
十萬金不可，乃一級人所估計者，故才擇內存，經省兵工處，用三萬兩工作造
成，而取自舊農城，瓦及木料，取之能可，價較公共建築物，竣工時之價，木
匠之工費，合計共用洋三千餘元）創辦印刷公司，資本僅二百五十元，（軍
械印冊以二月五十元，發給一箇文書辦公司，印書函，軍事報紙，而其時沒
遇，紙手續忙。）創辦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

手巾，繩索，漆器，鐵鏈，木器，布匹，銀錠，金指，金扣，金鎖，軍衣，軍帽，以供全軍需要，是諸君不僅為好軍人，且為好國民也。

想我們民國的軍人，誰肯操兵上陣打仗呢？誰肯辛苦去勞動吃飯呢？不如對於北京治下的軍隊，有這個十一師，於北洋將領中，有一個湯將軍。

日本人常說，「日本有『兩重』」日本，一是老朽，代表日本的軍國主義；一是青年，代表日本的平民運動。我今借用這「兩重」的兩個字，就諸君每日操學，有軍人資格，勞動吃飯，有國民資格，是諸君一身盡了「兩重」責任，諸君的精神，自然快樂。」

中國的亂源，雖有千頭萬緒，而我們最怕的，是不勞而食。所以社會主義者說，機械發明，生產能力，增加了數十倍，社會上的貧苦，理應減除。只因有許多人，不能直接生產，也不能間接生產，且每日消耗他人的生產品。所以結果反使工人之勞動加重，而社會之貧苦如故。

誠如國民軍的主張，不僅鍛鍊身體，盡保國衛民之責，且實行生產，參建國

民義務，生之者衆而享用者少，民主主義，自然要提高實現了。

以故我常說，惟國民軍，方可當國民黨，真國民黨，須如國民軍，既盡軍人天職，且擅負作工吃飯的國民義務，所謂三民主義中民生問題，方可解決。記者主張，始終如此，乃本此理由，述而述及國民軍與國民黨之關係於次。

（二）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圖說

民國六七年間，段祺瑞借着參戰美名，向日本借了一筆大大的款子，招兵購械，將以北洋正統軍隊，進攻兩廣護法政府。當時有句名言，謂一對外貨而不戰，對內戰而不宣，一段氏南征之決心及其準備，於此可見。

國民黨的自身力量，非常薄弱，制勝之法，惟有連結軍隊，以為己用。當時馮玉祥氏軍隊，適自廬房，調往福建，黨人錢濟民與陸建章，以馮之軍隊紀律嚴明，勇敢善戰，若併其軍加革命，則長岳之危立解，段氏南征計劃，根本不成問題，所謂千載一時之機會不可失，乃派人往說之。

馮氏個人，素富革命思想，與愛國熱誠，見黨人對於舊國軍隊，實力汗擊，

大表同情。惟所部僅一旅之衆，不能進取武漢，解長岳之圍，不得已先停兵於漢口，繼停兵於武穴，逼電主和，審謀計併民黨之非計，致觸當局之怒，與以免職處分。國因全體官兵反對，始又奉令留任。彼時有一部分黨人，以馮氏不肯進取武漢，致王占元久據湖北，爲革命障礙見責者。記者亦鄂人，於北京二二次晤馮氏時，曾問其究竟。馮氏云，革命所以救國也，當時與陸英等協商，乃出於愛國熱誠，後詢之黨人，「倘此舉不成，吾等敗軍，如何收拾。黨人中有極力主張「寧爲玉碎，不爲瓦全者，謂設吾黨敗北，將率殘軍，於揚子江沿岸，向各國商船砲擊，惹起外交，使段氏難以應付云云。一余聞這種議論，以黨人太尚意氣，救國反而害國，於心不安，合作之約乃解。

此乃當時真相，蔡濟民等被時輩舉兵，不旋踵而失敗者，乃徒尚意氣所致，並不能歸咎於馮氏。但失敗乃成功之母，黨人因與馮氏有此接洽，則知馮氏愈深，而馮氏對於黨人，經此次合作，則知黨人雖尚意氣，而其愛國熱誠，確較任何團體爲優。所以後駐常德，關於收編胡瑛軍隊，及曾肖武軍隊，皆因其爲國民黨

的關係，特別垂青。馮氏念舊，及對於革命黨人之同情，於此愈見。

此事經過未久，覺得民黨方面，須得聯絡，乃派任佑民赴廣東邀請大元帥，迎徐李龍汪精衛於漢上，而請其對部下宣傳革命真理。此數事者，皆發生於穴事件以後，那末，馮氏向革命大道上行走，豈不是一步進一步，愈走愈近嗎？

(三)杭州會議席上之十六軍成旅

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，於杭州青年會新會所中，召集青年會全國幹事大會。記者由日本東京青年會派赴該會。一日晚上，漢口特約講員沈文禪牧師，出席報告十六軍成旅的狀況。說到他們如何求學，求道，如何守規矩，如何刻苦耐勞，真是說得天花亂墜。

該會後，記者本好奇心，赴沈先生房中，頭一句話，即問到馮玉祥的軍隊真是你報告的那樣麼？果是那樣，你的觀察不會是片面的麼？沈先生說，最令我到京德，有一日在營門口，看見一個兵士，帽子沒戴，衣扣不整，心理非常疑惑着看來，這也是十六軍成旅的兵丁麼？若是，恐怕是新入伍由鄉間初到吧。正介那

注目而視的時候，守門的衛兵，跑到我跟前，立了個正，說：「給你先生一個報告，你現在看見的那一位，是張敬堯督軍的兵，來此地玩要的。」就此一語而論，他們的教育程度，也略知一二。記者聽後，當時對沈文熙先生說，我不相信今日中國，有這樣覺悟的軍人。

沈先生於此，笑着對我說，伯授先生，我不是替馮玉祥宣傳，我覺察教導化人的力量，不可思議，你若不信，你不妨去看看，且切實的調查調查，我十分願意熱心紹介。

二十七日閉會後到上海，將青年會事，略為整理，乃去幹我革命工作。三十日下午四時，訪胡漢民先生於環龍路四十四號。時值漢民辦建設雜誌，我自東京通過兩次信，被一見面，就託我做文章。我說文章非我所長，跑路接洽，會可試試。近聞馮玉祥的軍隊，如何如何好，我想找個機會去看看，作點實際工作。漢民與朱執信先生，聽了我的話，乃齊聲說，你又來了，你們的基督教，是不會革命的。記者力圖其說之非。這黃子英來，贊成我的主張，說你何不去見先生談談。

史傳會黨反對軍民團的統一戰爭

呢？（指總理）時值晚膳已具，即在四十四號，吃了晚飯，因子英去訪居覺生談起高軍政事。

十二月一日，下午二時，訪中山先生於莫利愛路，適重慶民君在座，相見即問余自何處來，答曰，予自日本來。先生於此又問曰，「你初自日本歸，知道日本近況，請你報告報告。」記者乃將日本的軍縮運動，與「德國克拉西」的思想，為先生詳細述之。先生曰，「如是方好，恐怕他們的國民，不能有如此覺悟，但吾人對日本，無多大希望，只求其不行封可也。」

此話談畢，為先生談到在杭州會議，聽說馮玉祥的軍政頗好，予想以來教訓係往說之主意。先生曰，「我也聽說他的軍隊很好，又聽說他不肯革命，究竟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你罷去看一看，那是最好的一件事。」

這段事實，表示國民軍的行為，感動了國民黨人，不才如記者自魯魯頭，要以宗教的頭領，去運動他們革命。不幸記者是個青年會的幹事，一方面運動革命，一方面還妄為會中作弊。這裏就有人論者舉，是青年會的朋友，舉袖而卒。